

皖江赋

■ 许敏

八百里长卷，从轻舟一叶的楚江
铺展开去——既有筋骨刚劲的写意泼渲，
也有纤毫入微的工笔描染
青烟横系的峰峦叠嶂，明绿亮眼
朝霞涂抹的黛瓦茶园，嫣红扑面
每年春天的油菜花
总在江岸重彩登场
像刚完成的浑朴的画
猛地拆去画框，春潮汹涌飞溅

每一次潮涌浪尖上的勇猛突进，
每一次和风丽日下的行稳致远
都催开一场场酩酊花事
于静水流深的时代深处
写下发展轴、城镇带、都市群
写下美丽乡村幸福样本
写下“东方超环”，这个世界的孤品
写下好风凭借力、鱼龙跃新天

日夜奔腾、苍生所依的家国命脉
曾在青铜上镌刻使命
每一滴水都挟带历史的重量，
一头头江豚在宽阔的江面，
弹奏生命和自然的和弦
院士时光码头
看春潮带雨、日暮乡关

谁在书写长江的千古长卷，谁是地
风烟滚滚斗转星移里黄金的司南
你也加入这感召的行列
一支巨槳摇响万里涛声
血液在旗帜上凝固了一次
又回到奔腾的体内
壮丽的征途指向东方的星辰大海
一轮红日下大河汤汤，卷起波澜
一声长笛鸣，迎来崭新的巨轮靠岸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

村道

■ 吴良伦

依山就势，蜿蜒弯曲，时缓时陡，像是爬行的蚯蚓。然而，就是家乡这村道，却见证着那年代山里人的勤劳、朴实和欢乐。

我的家乡，位处长江北岸，崇山峻岭间裹拢的一个小山村。村庄由来，据老辈们口口相传：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与陈友谅激战鄱阳湖，为躲避战乱，瓦屑坝先民们历经千辛万苦，四处逃难，躲进了这深山。

因为地处深山，家乡水田少得可怜，且还是不“旺货”的泉水高寒田，好年成一年所获稻谷，还比不上山外人家的留的稻种多。然而，只要肯下力，就可开垦出山地。梯田就成了改造自然的奇观，可是路远坡陡，只能用来种山芋、玉米、茶叶等山区特有的“山货”。

在农村，有屋场的地方就有道路，只有大小长短宽窄之别。村道，就是为了人流、物流进出。大人们下地干活挑柴担水，小孩子放牛割草上学放学，日复一日，哪天不走在村道上？

乡亲们维护极上心，修建边沟，铲除杂草，加固石坝，无须动员，大家得空便自觉去办。村道依山而修，尽管宽不盈尺，乡亲们人人遵循先辈的教导，两两相遇，不用招呼，空手的必折身主动给挑担的让路，挑担的必主动给挑满担的让路；同向而行则相反，挑担的给走空手路的让道，挑满担的给挑担的让路。乡亲们说，心宽路宽，路是公家的，谦让一下，于人于己都方便。

家乡村道中间有一截是青石板路，长约1公里，同样的依山就势，修筑时依照石板形状，或竖铺或横展，大小颠开，勾缝齐，错落有致。经年的雨水加上一代代人的鞋底磨蚀，青石板变得金光闪亮。

离石板路不远，立着一株大枫树，铜枝铁干，冠盖亩亩，树表鳞状斑斑，枯皮层叠，裂痕重重。村里谁也说不来系何人栽。年年春落人间时，老枫树光秃秃的枝干上生出一片片嫩绿的叶子，演绎着生命的律动和顽强。夏日是老枫树勃发的时间，叶片一天天增厚，脉络也变得清晰。秋天到来，老枫树换了新装，全身通红，红中透紫，如熊熊燃烧的火焰。冬天，老枫树挂上雪花，树身黑白相间，构成一幅大写意。曾有人想出价50万收购这树，被乡亲们拒绝得没得商量。

大枫树底下，自然成了行走、挑担者小憩最佳场所。住在圩畝的舅父，每年荒六月时候，都要为我家送来新米，名曰“尝新”。挑着满担的舅父，每每来到大枫树下，少不了要歇脚一番。他落好担子，取下头上麦草帽，就近落座在暴突地面的树干上，掏出手帕擦着汗津津的脸，拿起麦草帽当扇子，边扇边吸起自制的旱烟。烟雾散去，舅父拾起担子，和着扁担扁担“吱嘎”“吱嘎”节奏奏，坚定地迈开步子。对于舅父的周济，母亲也从不上舅父空手回去，总是不忘将自产的玉米、山芋、毛竹让捎回去。

除了玉米、山芋、茶叶的收获季节，每逢腊月 and 正月，村道上更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担着“山货”换来过年的，担着心仪年货返家的，盖新房运材料的，结婚的、嫁女的、走亲戚的，忙碌的身影中照见乡亲们生活的赤诚热爱。

(作者单位：安徽省怀宁县文联)

丰子恺与黄山

■ 胡政

黄山一直是我的向往之地。我三次到黄山，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前两次都是来了就上山，下了山就走。第一次上黄山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上山的路不好，更谈不上坐索道。第二次是2011年，坐索道上黄山，让人十分感慨。这次没上山，只是到了黄山市的屯溪。

从合肥乘动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屯溪，十分便捷。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和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曾在安徽大学中文系短期任教的爱国主义作家郁达夫，1934年5月曾与林语堂等夜泊屯溪，留下了散文《夜泊屯溪记》。文章提到，当年的“屯溪是安徽休宁县属的一个市镇，虽然居民不多，工厂也没有，物产也并不丰富，但因为地处婺源、祁门、黟县、休宁等县的众水汇聚之乡，下流成新安江，从前陆路交通不便的时候，徽州府西北几县的物产，全要从这屯溪出去，所以这个小镇居然也成了个皖南的大码头，所以它也就有了小上海的别称”。这已是近九十年前的屯溪往事了，如今的屯溪是黄山市的中心区，地处黄山脚下，新安江水穿流而过，山水秀丽，环境优美，气候宜人。

我这次来黄山，是为了考察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寻找丰子恺的黄山情缘，探讨研究大黄山的文化内涵。丰子恺先生是民国以来的一代文化大师，他独具一格的丰派漫画，开中国漫画之先河。他的散文平实、细腻、富乡土气和深刻的哲理，在翻译、音乐、美育、书法等方面也成就颇丰。

丰子恺先生1975年离世，给后世留下诸多艺术瑰宝。在他的漫画世界里，我们找到了黄山题材的画作珍品《黄山蒲团松》《客从远方来，苍松伸手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黄山灵谷寺》《黄山天都峰》。在文学世界中，找到了发表于1961年5月25日《文汇报》、后又载于1961年8月1日香港《文艺世纪》的《黄山松》，载于1961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的《黄山印象》，载于1961年6月12日《人民文学》的《上天都》和载于1961年4月30日《解放日报》的诗歌《游黄山欣逢双喜》，这些均收录于丰子恺散文集《缘缘堂新笔》。更令我惊喜的是，还找到了丰子恺与妻子徐力民、小女丰一吟当年游黄山留下的合影，以及一幅他在黄山写生的珍贵照片。丰子恺与黄山的情缘，生动、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急切地想透过这些画、这些文、这些诗，和这些已经发黄的相片，了解当年丰子恺在黄山的足迹，也了解黄山留给丰子恺的美好记忆。

去年刚过世的丰家第二代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丰一吟，是我熟悉并尊敬的一位长者，也是丰子恺研究的知名学者。2010年3月，曾送给我其著作《我和我的爸爸丰子恺》《天与我，相当厚——丰子恺女儿的自述》，其中也记录了关于丰子恺当年登黄山一事，“1961年4月，由画院开了介绍信，我陪爸妈上了黄山。那一次游览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象。”(丰一吟《我和我的爸爸丰子恺》)

当时，丰子恺已经63岁。自1948年9月27日一家人乘“太平轮”离开上海去台湾，后辗转至厦门，1949年4月，又在上海解放的隆隆炮声中回到上海。丰子恺很激动，“啊呀，好险哪，我坐的是末班飞机，差一点不能着陆。现在总算回来了！回到上海来迎接解放了！”(丰一吟《我和我的爸爸丰子恺》)1953年4月，丰子恺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后又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60年6月又担任上海中国画院第一任院长。那个阶段，丰子恺心情大好，到处走走看看，感受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先后去过南京、浙北莫干山等地，1956年一家人经汉口、九江至江西庐山，写下了《江行观感》《九江印象》《庐山面目》。其散文《扬州梦》和画作《二十四桥仍在》记录了1957年夏游览镇江和扬州的感受；散文《西湖春早》《杭州写生》和画作《郊外小景》《市街小景》《人民的西湖》用清新的笔触写画出杭州西湖的变化。

兴致勃发的丰子恺一路走、一路写、一路画，其中画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便是黄山。黄山，让丰子恺画意迭起、思绪飞扬、诗兴大发，“掀髯上天都，不让少年人。”(丰子恺《游黄山欣逢双喜》)他把对黄山的爱留在了画中，把对黄山的情写在文字中。他与黄山的缘，融在了黄山的“奇峰高万丈，飞瀑泻千寻。云海脚下流，苍松石上生”(丰子恺《游黄山欣逢双喜》)的万千气象之中。他游黄山很惬意，“从文殊院到光明顶的途中，有一株松树，叫作‘蒲团松’……我不愿坐轿，单请一个向导和一个服务员陪伴着，步行上山，两腿走得相当吃力了，很想爬到这蒲团上去睡一觉。”(丰子恺《黄山松》)

丰子恺在黄山的足迹，记录在了他的文中和画中。“我在黄山盘桓了十多天，登过紫云峰、立马峰、天都峰、玉屏风、光明顶、狮子林、眉毛峰等山，常常爬到绝顶，有如苏东坡游赤壁的：履谿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鹤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丰子恺《黄山印象》)“翻山越岭了好几天，最后逶迤下山，到云谷寺投宿”时，丰子恺居山谷仰止高山，卧藤椅闲话庭前白云飞渡，可“随意起卧，品茗谈话，饮酒看点灯，比过去所住的文殊院、北海宾馆、黄山宾馆趣味好得多。”

黄山在丰子恺的眼里有着独特魅力，“看山，普通总是仰起头来看的。然而黄山不同，常常要低下头去看。因为黄山是群山，登上一个高峰，就可以俯瞰群山”，“在黄山中，不但要低头看山，还要面面相看。因为方向一改变，黄山的样子就不同，有时竟完全两样”。“松鼠跳天都”“手掌峰”“罗汉拜观音”“仙人下棋”“喜鹊登梅”“梦笔生花”“鳌鱼驮金龟”“青蛙跳东海”等，在丰子恺的眼中，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丰子恺眼中的黄山，是人文化了的黄山。“没有到过黄山之前，常常听人说黄山的松树有特色。特色是什么呢？听别人描摹，总不得要领。所谓黄山松，一向在我脑际留下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已。这次我亲自登上黄山，亲眼看到黄山松，



(资料图提供)

这概念方才明确起来。”(丰子恺《黄山松》)他眼中的“黄山松”，是一株有着人文生命力的“黄山松”，“黄山的松树大都生在石上……黄山的松树也许是吃石髓而长大起来的吧？长得那么苍翠，那么坚韧，那么窈窕，真是不可思议啊！这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生物啊！”

“黄山松的枝条大都向左右平伸，或向下倒生，极少有向上生的……黄山松更有一种奇特的姿态：如果这株松树长在悬崖旁边，一面靠近岩壁，一面向着空中，那么它的枝条就全部向空中生长，靠岩壁的一面一根枝条也不生。显然，它不肯面壁，不肯置身丘壑中，而一心倾向着阳光。”

“黄山松的枝条具有异常强大的团结力……我谛视这树干，想象它们出生时的状态：五六根枝条怎么会合伙呢？大概它们知道团结就是力量，可以抵抗高山上的风吹、雨打和雪压，所以生成这个样子。”

团结松、蒲团松在丰子恺的笔下生机勃勃，栩栩如生，那不仅是大自然中的一株植物，更是精神的象征、民族的魂魄，更是对崇高精神境界的由衷礼赞！

丰子恺游黄山，在崎岖山路上留下

深刻的人生哲学。游云谷寺时，在“异常”和“正常”之间思辨，“异常固然可喜，但是正常更为可爱”；在攀爬天都峰的路上，表露了他的人生“法宝”，“就是不断地、慢慢地走。这法宝可以克服一切困难”；靠着这个法宝，63岁的老人硬是谢绝四人抬的轿子，在六十度至八十度的陡峭石级上艰难爬行，“每跨上五步，站立一下；再跨上五步，在石级上坐一下”，硬是爬过了鲤鱼背，登上了天都峰，由此印证了“凡事只要坚韧不懈地进行，即使慢些，也终于能获得成功”的人生感悟。

丰子恺游历黄山已过去六十年了，一代文化大师在黄山留下深深足迹，留下了对大美黄山的浓浓情缘。丰子恺留给后世的诗文画作是一座尚待挖掘的历史、人文、艺术、哲学宝库，为打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的文化黄山增光添彩。

(作者系丰子恺研究会首席顾问)



扫码阅读更多内容

烟雨浦溪河

■ 崔志强

江南多烟雨，也多亮丽画幅。

浦溪河即是其中一幅。小城的母亲河，我自小与它耳鬓厮磨。我家就住在河畔，几步远，日日与它谋面，时时与它亲热。

那时的浦溪河是朴素的，宛如村姑睁着清澈的眼睛。河岸树木蓊郁，古桥巍然，鱼影缤纷。我常常在岸边流连，春天垂钓，变成春日画幅的一部分；夏天游泳，炽热的时光变成清凉的歌吟；秋天捉鱼逮虾，享受河的丰美和秋水的明净；冬天在洁白的沙滩漫步，暖阳重重包围我，柔软的沙和砾脚的鹅卵石细细抚摸我。

浦溪河是村民的汲水之处。早晨担水，水桶碰撞河水和石埠的声音如珍珠般滚落在水面；水橹的欸乃声是动人的渔唱；鱼在渔网上蹦跳，白亮的身影擦亮清晨。晨雾散去，浦溪河上“一片捣衣声”此起彼伏，还有

鸭鹅们在“嘎嘎嘎”“鹅鹅鹅”，不绝的音符四处洒落。傍晚则是“沙龙”时分，夕阳涂染，清风徐来，大人小孩洗涤、闲谈、歇息，一天的见闻就在此集散。直到星星点灯、月挂玉盘，村人才散场。那时的浦溪河清丽如一面镜子。

后来，河岸树木被砍伐，绿色长廊变成光秃河岸；河沙被盗取，河道大洞小坑，堤岸变得松软、豁缺；河水开始恣肆，侵蚀道路与村庄；垃圾也开始堆集，浦溪河变成了垃圾场。浦溪河灰头土脸，浦溪河变得不再让人待见。

每每望见满目疮痍的浦溪河，我内心都充满忧伤，浦溪河何时能重现那“清流、繁树、鱼欢鸟唱”的美丽画面？

终于在2017年，小城开始改造浦溪河。围挡高高竖起，彩旗猎猎飘舞，机器昼夜轰鸣……

那天微雨，我走近新生的浦溪河，去看看它蝶变后的姿颜。

在廊桥上凭栏远眺，河面涟漪如繁星闪着魅惑的眼，河道的那片巨石仍在，那是我曾经无数次浣洗、读书的地方，河岸仍是蜿蜒的姿势，几乎九十度的河湾大幅度折向北去，河岸更规整了，河堤似乎很柔软，层层递进，每一层又用花草草坪隔开。河水和当年一样碧水荡漾，烟雨下更增添了朦胧的意境。

我沿河漫步。先前的土石路，变成水磨石铺就的人行道。一路穿花度柳，草色青青，人行画中。

日月广场有几个足球场大，又不显得空旷，可跳舞，可滑冰，可集会，各不相扰。坐镇广场中间的是一座球幕影院，可观影，可互动游戏，可梦幻体验黄山美景，可穿越时光隧道……

我走上那座恢宏的如月般钢架拱桥，它宛如巨人的臂膀样挽着两岸。河对岸我是熟悉的，小时候经常路过，树林仍在，蓊蓊郁郁。这里的堤岸是土坡，河岸和水亲密无间，



投稿邮箱：ahrbhsfk@126.com